

還我河山

下

李英儒





还 我 河 山

下

李 英 儒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描写抗日战争后期、我地下工作者在华北敌占城市的斗争生活。作品通过紧张、曲折的情节发展，刻划了性格鲜明的地下工作者的英雄形象，展现敌占区革命群众反抗凶残狡猾的侵略者的顽强斗争，揭示了在我党领导下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

还我河山(共三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528,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6 $\frac{3}{4}$

1981年4月北京第1版 1981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93,000

书号 10019·3118

定价 1.75 元

目 次

第 一 章	虎穴1
第 二 章	女将19
第 三 章	妒妇36
第 四 章	夜会50
第 五 章	支委会66
第 六 章	小开门74
第 七 章	误会94
第 八 章	急情111
第 九 章	夜渡135
第 十 章	鬼窟146
第 十 一 章	猎168
第 十 二 章	攻心战185
第 十 三 章	重托200
第 十 四 章	新的领导210
第 十 五 章	黑衣女人221
第 十 六 章	百丑图228
第 十 七 章	苦情240
第 十 八 章	进京255
第 十 九 章	卖花269

第二十章	探狱	287
第二十一章	人鬼间	301
第二十二章	意外	319
第二十三章	炸火车	330
第二十四章	欢乐之余	360
第二十五章	鬼把戏	378
第二十六章	老五团和旷团长	384
第二十七章	激战三十里堡	394
第二十八章	山村夜话	441
第二十九章	不陷和再陷	460
第三十章	安排	475
第三十一章	动荡的除夕	497
第三十二章	冬林噩耗	525
第三十三章	酣斗	539
第三十四章	拒	561
第三十五章	谁去替死	576
第三十六章	义责	596
第三十七章	巩固阵地	613
第三十八章	惩罚	624
第三十九章	接头	637
第四十章	吐密	650
第四十一章	布阵	660
第四十二章	追踪	667
第四十三章	渡津口	674
第四十四章	龙潭溺鬼	693

第四十五章	真正的审判	714
第四十六章	反扑	726
第四十七章	三千人命换扶桑	734
第四十八章	再战三十里堡	746
第四十九章	劫狱	762
第五十章	尾声	802

第二十六章

老五团和旷团长

三十里堡是有八百户人家的村镇。处在两条公路的交叉点。正东是省府，西南是县城，东北临铁路，三处距离相等，各为三十华里。敌人侵占省城之日，就把这里视为战略据点，派了重兵把守，建立了一系列的伪政权和伪组织。为了加固这个据点，敌人在该镇东北部，拆掉了居民住宅，重新建造兵营，修筑各种粮仓、弹药库，抓了大批劳工苦力，长年累月地在这里作苦工。那些在机密工程做工的苦力，实际是终生的无期徒刑。更名改姓作马夫的欧阳政委，就在这个无期徒刑队里。

军区首脑机关，为了牵制大举深入进犯北岳地区的敌人，为了锻炼部队的攻坚能力，也为了拯救欧阳政委，决定派老五团的旷团长作前线指挥，配属上两个地区队，四个县大队，攻打三十里堡。

提起老五团，那可是隔着窗户吹喇叭扬名在外。不但靠近山区的大人孩子对它都有深刻印象，就是在路西的各个敌伪据点里也是赫赫闻名。它是由红军一个连为基础扩建成的。全团排以上军政人员，大都是经过长征的干部。他们挺进到敌后七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老五团在边区全军里树起了战斗、生产、拥政爱民的三面红旗。

五团三营七连在山脚下的白石庄住了两个月，总结拥政

爱民工作，全连百分之九十五的战士受到表扬。表扬名单都是经过住村群众提名通过的。看！黎明清晨，老乡们刚刚起床，发现大街小巷早被战士们扫的一干二净。妇女们刚要点火做饭，掀开水缸，哟！水缸飘流飘流的满着；老乡们从地里做活回来，走着干净街道，心情喜孜孜地夸奖着说：满街找不出个柴禾星儿，连石头都擦洗干净啦！

七连连部门口，挂着横条标语，写着“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出操上课完了，指导员分配出勤的战士：一班给老贫农盖房；二班给抗属垒猪圈；三班排长帮助民兵射击教练；文化教员去妇女队教唱歌。靠村边住的一位老大娘焦急着走来了。她说：“指导员，叫你们的女卫生员给俺家看门去吧！”村里一位年青妇女嘲笑说：“大娘，你还不放心，有咱们子弟兵住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嘛。”老大娘不听，硬说家里没人。年轻的女娃子不服气，质问说：“大娘，你咋的啦？你家二蛋子媳妇不是在家里。”老大娘笑了。“嘻！俺请女卫生员，不光是为看门。袖筒里吞棒槌——直出直入地告诉你们，俺儿媳妇到月头了，俺要抱大孙子啦！”哄的一声，大伙都笑了。

老五团的爱民工作不是孤立的。军爱民，民拥军，互相影响，互相教育。很多拥军模范产生了，那些号称：“子弟兵的母亲”“子弟兵的老大哥”等著名人物，都和老五团有血肉相连的关系。

老五团的生产同样是呱呱叫。打柴哥儿不敢攀登的山顶，他们大队人马能拉上去开荒。兔子不卧的地方，他们点籽下种。他们为了不跟老乡们争土地，把队伍开到游击区，一手持枪，一手平沟破路种庄稼。后来战斗力越来越强，干脆移到

敌人炮楼底下去种。先是夜里下种，摸黑去锄，后来发展到黄昏月夜去种地。最后太阳靠山就穿着军衣去了。炮楼里伪军小头目叫联络员给他们捎口信说：“种地打粮食是好事，照顾点面子，不要白天穿着军装来啦。”有一次炮楼伪军在楼外打闹，踩了老五团的玉米秧。当晚五团七连的一个班长到炮楼喊话，训斥了伪军一顿，还要伪军表示态度作检讨。第二天小队长召集讲话说：“弟兄们！你们在炮楼蹲闷了，打打闹闹是可以的。但要长着点眼力，别踩老五家种的青棵棵子。”这件事情传到游击队和民兵耳朵里，大家都来找这个生产窍门。他们去时先向伪军打招呼：“炮楼里注意，老五团要搞大生产运动了，谁也不许捣乱。”为了显示声威，震慑敌人，对于小炮楼，故意种哑叭地。炮楼听到锄镐的声音，仗着胆子问：“谁？”

民兵们大嗓门回答说：“谁准许你们这样鸡猫子吵叫的？放老实点！不知道咱老五家搞大生产吗？”

老五团的战斗力更是呱呱叫。全北岳军区的主力部队，只有老五团敢用一个连在白天越过公路铁路。也只有这个团白天过路时，日本鬼子才让他们“和平过渡”不予还击。双方这个“君子协定”不是经过甚么“议会斗争”，而是经“刺刀谈判”的。不能设想小四郎当大队长的时候，会宽待老五团的。不！他们曾处心积虑的寻找机会；想消灭这支劲旅。

三年前，一个有利时机被他们捉到了。一天黄昏，敌人探知老五团三营，宿在山外常家坡。犬养定小四郎集中了十几个据点一千余人的兵力，用两个日军中队作主力，深夜包围了老五团三营住的常家坡。他们知道老五团是个硬对手，不敢夜战，等待拂晓攻击。三营黎明出操正作刺杀练习，四下敌人

一拥而上，突入常家坡。三营有三百多条猛虎般的战士，他们稍事准备，一不鸣枪，二不打炮，默不作声地守在街头。敌军发动了五次冲锋，每次都被猛虎战士们从村里赶出来。鬼子每次被赶出村的狼狈相，惹的参战的民兵们都哈哈大笑。这一仗打到天黑，二营从山里赶出来，内外夹攻，把敌人打得丢盔卸甲，鬼哭狼嚎。从此常家坡变成老五团的长坂坡，从此只要提起老五团的名字，便叫鬼子伪军丢魂丧胆。因而即使他们白天过铁路，鬼子炮楼也听之任之，不敢干涉他们。

现在老五团的旷团长率领着一支强大兵力，临到三十里堡前线了。他是带着特殊的心情来到这里的。旷团长是抢渡过大渡河的有名勇士。多年来一直和欧阳政委打伙计，两人一块当连长、指导员，一块当营长、教导员，又同时当了团长和团政委。旷团长和欧阳政委在一起工作非常开心，常把欧阳当成管家的。他经常诙谐地说：“我是开兵铺子的，打仗的事找我，别的你们找老管家去。”旷团长讲的可不是假话，他的全部精神都放在打仗上，每当党委研究了作战方案之后，他总是把团部有关人员找在一起，爽朗地大喊一声：“同志们，现在要看咱们的啦。”接着简单明了地谈上几句，然后背上望远镜，喊叫着参谋、情报、侦察、警卫人员跟上他到最前面去。他还有个不适于团指挥员要求的习惯，每遇到紧急危险的时刻，总是第一个挺到最前边。欧阳政委为这件事向他斗过几次，他口头上答应，实际上没有改正。

几时仗打完了，旷团长回来，把望远镜军帽皮鞋统统扔给警卫员，躺下就睡一场痛快的大觉。作战时他往往几天几夜不睡觉，打完仗，情况如果许可，他可以睡到两天两夜，睡醒之

后，趿着双拖鞋，跑到宣传队去找拉二胡出名的瘦子。“瘦子！拉一套将军令！”瘦子不言不语，他的全部情绪都移植到那几根弦上了。旷团长的军事胜利越大，他的将军令拉的越激昂。拉完了，双方自动离开，瘦子也不送团长，团长起身徜徉而去，或是去到孩子群里，凝视着他们捉迷藏打包围；或是到树林听鸟儿叫，去到溪边看虫鱼。有一次打仗回来，他们团开庆功大会。他知道庆功大会是件政治性强具体事多的艰巨工作，主动向政委说：“有啥子事，分给我点子。”政委笑着说：“任务只一条，同战斗英雄聚餐的时候，你一定要早到。”

聚餐时间到了，旷团长又“失踪”了。警卫员急得满头大汗，这里寻那里找，后来在村外水坑边缘芦苇丛畔，发现了他们的团长。警卫员刚叫喊了一声，被团长制止了。警卫员披拂着苇叶哗哗作响，又被团长制止了。警卫员悄悄踱到近前，看到团长兴趣盎然地盯着一个光屁股孩子钓青蛙。青蛙是狡猾的，时而这里露头，时而那里出面。孩子急躁的时候，青蛙就潜水隐蔽，孩子安闲的工夫，它瞪圆两眼作着防御准备。小孩子见到旷团长老看着他，心里沉不住气了。他堵截住青蛙入水之路，放下带套的长竿，对准青蛙，双手猛扑过去。满指望经过这样牛刀子式的突击，可俘虏住它，至少把它逼到岸上去。不料小孩猫腰挥掌之际，青蛙迎头一窜，从小孩胯下穿过，噗通一声洒入深水里。这时，旷团长才长呼一口气，象是看完了—一个最有趣的节目。他开朗地呼道：“有意思！有意思！警卫员，明白不？这青蛙满有一套游击战术哩！”

一年之前，军区的组织部长来团检查工作。过了两天把旷团长找了去，说：“老旷！我来得罪你了，为了工作需要，上

级决定拆开你们这‘三世同堂’的老战友，欧阳政委调平原军区了。”

旷团长半晌没言声。当他意识到组织部长是向他征求意见，突然举起手，象平时开会举手赞成某个问题一样。部长问他有甚么意见，问了两次他没言声。欧阳示意组织部长不要同他再多谈了。在旷团长一个人坐着出神的时候，欧阳忽然停立在他面前。旷团长知道对方来作甚么，他任何话都不说，仿佛和谁愆了气，凝视着墙角出神，欧阳知道越劝越麻烦，干脆沉默地伴着他。很久很久之后，旷团长站起来，操着疲倦腔调说：“我觉着自己，还没有小资产阶级那一套软绵绵的感情，我们两人也不是感情团结。是个啥子东西，我也说它不清楚。好吧！我啥子也不说啦！上级既然决定了，别管我，也别给我上啥子政治动员课，你就快快走吧！”

给欧阳政委送行的那天，旷团长先是掺在所有人当中。等送行人都走完了，他独自一人跟着政委走了二里路。政委向他告别了三次，然后，大踏步去追赶牵马走到前面的警卫员。

“你回来！”旷团长用充满感情的语音叫住他的政委。“我真跟你有说不完的话哟！有你在，团里大大小小的事，都从你脑子里滤过，我就等吃现成饭。记的不，反扫荡，光咱们两个蹲在神仙山老龙堂，两天没吃饭。警卫员弄来点山药蛋，我派警卫员出去站岗，你深夜去爬阎王鼻子岭拣柴火烧山药蛋，你把山药蛋烧糊焦了，我好闹你一顿……”他一段接一段的讲述过往的共同生活。平常这些生活琐事，感到淡而无味，记忆里都忘干净了。现在一当别离之际，旷团长讲起来象嚼甜甘

蔗一样的有味道。欧阳政委安慰了他之后，看了看空中的太阳，又告辞了。当他走出几十步，旷团长又开口说：

“回来！”这遭儿是政委往回走，团长向前凑。两人碰头时，旷团长说：“你记清楚，一定要求上级，派一名跟你分毫不差的人来！”

“老旷！你真想的好，老图省事，这可不行。今后你旷大发要团长兼党委书记，好好实行一元化的领导，至多给你派个副政委来。再见！”

“站住！”政委走出半里路，旷团长又叫住他。这遭儿不等政委朝回走，他亲自跑步赶上去。到了近前，他说：“老伙计！我不能叫你带着这个印象：说我旷大发悲观失望了。不能，我能干好。你走吧，军事政治我用两个肩膀都扛起来。”

“是真的？”

“共产党员哪个能说假话。”

“过来击掌！”两人啪啪啪对打了三巴掌，然后亲密地搂在一起。突然旷大发伸出拳头，用力捶了战友一下。说：“欧阳，头也别回，快走你的。”他双手推开战友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滴落出几点泪。

三个月之后，旷团长从内部文件通报里，突然得到欧阳的不幸消息。他两三天一直不说话，一向爽朗的面孔上忽然蒙了一层阴云。闷倦无聊中，他悄悄走到宣传队，瘦子被宣传队长叫来了。团长把所有的人都支出去。只留下瘦子一个人，两人对坐在一间幽静的小屋里，瘦子不懂团长的心情，也不晓得发生了甚么事。依照惯例，瘦子转弦拨轴，又要作一套将军令。旷团长摆了摆手，悄声说：“瘦子！音乐里有没有寄托哀

思的？你给我拉一段。”……

如今，旷团长受命为攻击三十里堡的前线指挥，他是以一种特殊心情和双重希望来接受这一重责的。三十里堡距尧村十里路。尧村以西十多个村庄住满了八路军的游击部队。旷团长就把指挥部设在最前线的尧村。尧村东首有一所逃亡地主留下的大砖房。他在这里召集了军事首脑会议。到会的有两个地区队的区队长和政治委员。其余定徐支队、新雄支队、浦南支队和武工队等都是队长来参加的，老五团只有三位营长和股长参加了会议。

旷团长讲话还是那样简单明了，不多几句就把问题交代清了。他结尾说：

“就这样决定啦，有关思想政治动员工作，叫政治机关去做。详细具体的计划，要参谋们出主意。会议开完了，大家轻松些，随便扯扯，看你们有啥子意见。”

四十区队队长和四十一区队政委知道谁个主攻谁个配合早已决定，只等命令行事了。他俩商量了几句，由区队长代表说：“我们两个地区队，马上就都要扩编成大团了。大团要打大仗，希望领导上这次给我们攻坚的学习机会。”定徐、新雄两个支队，和城郊武工队等负责人，本来看到要散会了，不想说甚么。见区队长提了意见，跟着表示，说他们是“活地图”，应当放在最前边。浦南支队的支队长是个细皮白肉的细高挑，外号叫大姑娘。他认为会议开完不应该再提要求。见别人都提，便挺着细长的腰身站起，操着水乡特有的轻飘语音说：“你们都怎么咧，俺老远老远地赶到这里，是来参观哪。有个先来后到吧，你们叫掩浦南支队喝汤呀！”

听到这些话，老五团里一位青年干部霍地站起来。他紧皱双眉，狠歹歹地高声说道：“所有兄弟部队，都要胖子上山往后站。这次攻坚大战，担任主攻任务的，定而不移的是老五团。老五团中定而不移的是三营打头阵。”

细皮白肉的大姑娘支队长，认为发言者是抢白自己，脸唰的红了。操着更尖更细的腔调说：“哎哟！你这位同志吃喽呛药啦，火性格喽大咧。一口一个‘定而不移’，你有多大胃口？水淀里的菜王八有重百八十斤的，谁一口能吞下去。革命英雄主义竞赛嘛，能来独的？”

老五团的政治主任怕发生误会，赶紧说：“同志们，净怨我们没仔细介绍，告诉大家，刚才发言的是新到任的三营长。他为什么那样激动哩？因为他就是护送欧阳政委中了毒瓦斯，最近又跳车越狱的温营长。他出来就要求回到老五团工作，现在他又要求当突击队，这还要怎么解释，不要说了吧……”

浦南支队大姑娘队长泛着惊喜又惭愧的脸色，晃荡着走过来与温营长握手：

“你姓温我姓文，咱们都是一个声音的同志。老弟，你打冲锋，咱投票赞成。希望你把咱浦南支队带个脚。咱们支队装备不佳，归喽包堆就趁一挺捷克式机枪。它还不颠颠当当的拉屎，拉几粒，还得拿树棍捅屁股眼。这遭你帮补了咱，几时过路东去，我们请你看老调梆子，吃贴饽饽熬小鱼儿。”

大家被他饶有风趣的谈话逗乐了。笑声稍住，旷团长把手一挥，说：“大家等候命令行事，没事就别闲扯了。现在离天黑还有相当长的时间，我要搞点调查研究，到现场去一遭。”

旷团长带着部分参加会议的人员和少数随员，从尧村出

发奔向三十里堡。前进三里路，遇到驻有一排伪军扼守公路的炮楼。同行的作战股长提议，拨一挺机枪看起它来。旷团长说：“不要小题大做，派个通讯员监视着他就行，咱们一下驻满十几个村，他们敢扎刺？”又前进了一段距离，三十里堡侧翼的卫星炮楼，拿肉眼看得真真的。有人劝团长用望远镜观察，不要再前进了。旷团长象没听见一样，继续领路前进。最后他停住脚步，目测一下距离。回头向大家说：“这里距敌人卫星炮楼只有四百米，是步枪射击的有效距离。”有些军事人员担心出危险，好容易盼得指挥员说出这样的话，估计不会再前进了，恰在这时听到旷指挥说：

“同志们，咱们目标过大，单个跃进吧！”他自己仍走在最前边，他招呼后边人“减低姿势”，但他始终挺着胸膛走。须臾，敌人炮楼步枪射击了，子弹吱吱从人们头顶上飞过去。旷团长向后边人开玩笑说：“啥子嗡嗡叫？是不是屎壳螂乱飞喽！”他这才选了一片洼沙地蹲下。摘下望远镜之前，他指了指前面两条道路。大家频频点头，随着也各自摘下望远镜。

“看清没有，这个千把户的村庄，比普通县城的工事还要坚固的多。最外面是封沟，封沟周围有六个大炮楼。估计封沟内外还有隐蔽地堡。跨过封锁沟才是寨墙。嗨！大寨墙内套着更坚固的砖寨墙。娘白屁！巴掌大的村镇，外城内城，龟孙子还搞皇城紫禁城哩！”这时候，从寨墙炮楼打来几发迫击炮弹，炮弹在周围炸了几个大坑，溅起的沙子划破浦南支队长的嘴唇。支队长摸着一缕血丝咒骂：“这行子！真他娘的不地道！”

旷团长发布撤退的命令，他说：

“马上撤退，今天晚上，端他的鸡窝！”

第二十七章

激战三十里堡

一

驰援三十里堡的伪军两个团已经出发了。伪指挥部的人员早已整装待命，有资格下命令的是黄唯生司令和白老头子副司令。但这两个伪军头子正在司令部办公室里“打排球”：

黄唯生司令装出一本正经地说：“从身份上说，我忝居正职；从年龄上也小老兄几岁，本来应该我去。只是这次应援的主力是你老哥的老部下，你去指挥他们，轻车熟路，还是老哥辛苦一遭的好。”

白老头子用手摸着下巴，作难地说：“黄司令，不瞒你说，领兵打仗，该是你这军官讲武堂出身的。我看个行情涨落，还有点经验，这上边可一窍不通呵！再说入冬以来，我先犯胃病，又闹气管炎，医生说若不安静休养，有转成肺气肿的危险。要不是有口大烟顶着，我早卧床不起啦！”白老头子乘势掏出手帕，哼儿哎哟着咳嗽一阵。

“白司令，要讲健康情况，那就挺难说了，我的血压高到两百，再上涨马上就晕倒。天冷以后，在色字上贪的多一点，站起来天旋地转。咳！个中痛苦都不好讲呵！”

刚才我们介绍，说是两个伪军司令“打排球”。实际上他